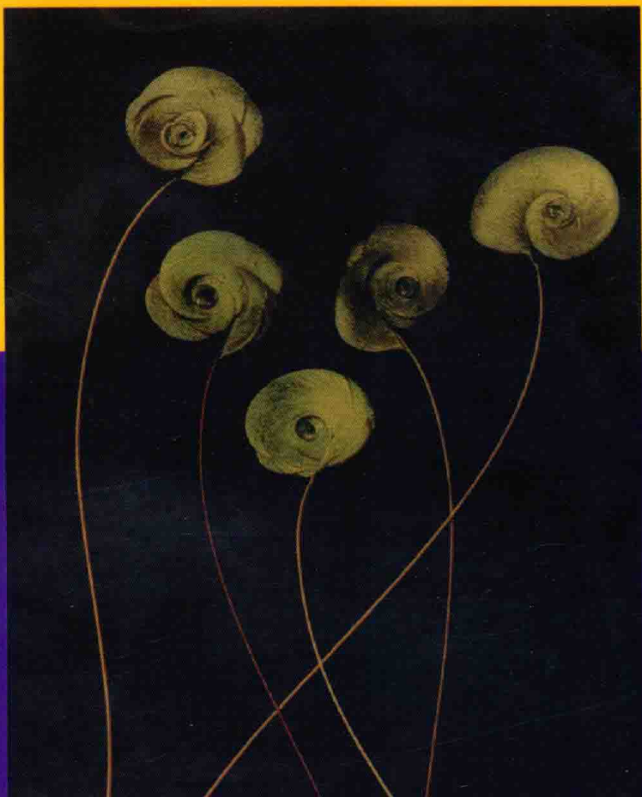


HEIHUDIE HEIHUDIE HEIHUDIE HEIHUDIE HEIHUDIE



黑

蝴蝶

李 登 建 / 著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黑蝴蝶

李登建 / 著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黑 蝴 蝶

李登建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天津宝坻第四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625 插页 2 字数 130000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 000

ISBN 7-5306-2545-4/I·2267 定价:10.80 元

沉重的是铁质

——读李登建的散文集《黑蝴蝶》

雷抒雁

李登建是个专心从事散文创作的作家。

这本《黑蝴蝶》是他积蓄多年，刚刚结集的处女集。我觉得是一本不会让读者失望的集子。

这些作品有写他家乡鲁北风土人情的，也有写现代城市生活的。但无论选择什么题材，他都极真切地写了自己对生命、人生以及自己生活环境的心理感受。有的富于哲理，有的富于诗意。而生活的画面又是色彩浓郁，让人有一种对美的享受。

我不打算对他的作品去精心分析和评价，因为，许多评论家已用了很新颖、很准确的语言发表了意见。

如说他的作品里有“知识分子在思考生存,思考自己”,“心灵的自省、斗争、挣扎,灵魂的再铸,人格的自炼、打磨”,“充满自我批判精神”;说作者“勇于解剖自己”,“关注自我内心世界”;称这些作品具有“探索性、艺术性”。

对于李登建嘲讽、鞭挞现实生活中阴暗、丑恶一面的作品,评论家认为“穿透平凡庸常的生活表层”,揭露出“人心的各种扭曲和异化”等等。

这些评论文章散发在一些报刊上,说明李登建的作品已引起了足够的关注。

我读过他的作品之后,倒是感到李登建是个固守生活阵地的作家。他的散文甚少有时下一些云紫雾绕的所谓“空灵”之作,多数都是在写自己生活和心灵的真实历程和经验。他对人生真理的认识,对人生情感的抒发,都是源于这些经历和体验,既无“移植”,亦无“嫁接”。

他回忆母亲,写她“一辈子就像一根苦藤”(《母亲的眉头》)。得了癌症,被病魔折磨得苦不堪言的母亲,“当着我们晚辈的面”,不曾呻吟一声。看到儿子,母亲那样兴奋,“嘴角咧出笑意,但眉头却舒展不开”。

母亲的坚韧,儿子的孝敬,尽在字里行间。这样细

微的观察，不用心灵去体味是感觉不到的。

从母亲的人格，登建认识到“死亡”是一道“黑色门槛”；回答“死亡”这个考题，母亲虽不懂哲学，却用“眉头上一个铁疙瘩”，交了一份“过硬”的答卷。

读登建其它一些文章，如《名字》、《潮退远时》、《林间穿行》、《悲壮出征》、《黑蝴蝶》、《高楼侧影》、《困惑》、《黑风景》、《罗伯特今夜来到小城》等，都能读出这种“铁”性来。那种不迷于诱惑，不屈于威势，不趋于媚俗的品格，或多或少都浸润了他的文字。在每一篇文章后边，读者似乎都看得见一位方方正正，威威武武，耿介的鲁北汉子的形象容貌。

登建从农村长大，走进城市，长期从教于学校，近两年又搞专业创作，吃苦是不待说的，环境的相对清静使他农村生活的记忆保持了稳固而真实的色彩，也能坐下来冷静地注视和思考世事的变迁。所以，就文字讲，他的散文多数写得沉重，几无游戏之作；轻盈和嬉笑，也多一带而过。对于苦涩和凝重，他却百般咀嚼而不厌，常常醒悟出不少深刻的哲理来。说他的散文“沉郁”也罢，“顽强”也罢，“挣扎”也罢，以我看，都有道理，因为李登建放弃了生活中之“轻”，坚守着一个正直的人所难以摆脱的“重”。这在当今的时代，不可能没有

碰撞和尴尬。

散文是最不拘一格的文学品类了，古人只分韵文、散文，把诗以外的无韵文字统统归了散文。如今，也有号召写“大散文”的。散文，长可万言，短可百字；仰可观宇宙之浩渺，俯可察万类之繁盛；可捕一瞬而析千年，亦可越百代而归一理；写人、叙事、描物、释理，应乎而起，随意成文；最无格式者，应是散文。登建的散文，其实视野、篇式的空间都可以再开阔一些，让气度变得宽绰和恢宏一些，也许会使他的“沉重”变得“举重若轻”。

我也偶为散文，以为“随意成文”最难。“随意”二字，是说在“不经意”之中，看似信手拈来，却是惨淡经营，比起故作阵势的文章要难得多，也耐读得多。登建已在朝这里努力。

李登建是个有才气，亦有潜质和底蕴的作家。这一本书是他的起点，相信他会由这里出发，凌云展翅，飞得更高、更远！

1997.4. 于北京

大平原，你留下了什么

刘 烨 园

平原在那儿许多年了。时代却在变化。渐渐地，平原也开始“打扮”了。小镇不再古老，高楼也不再簇新，县改市，镇易名，颠簸的土路成了宽阔的柏油道，汪洋恣肆的高粱不多见了；远方的夜总会、美容院、现代大企业，等等，平原上也有了。一切已经面目全非，而且时日已久。我那梦中的、历史的、尘土飞扬、平房宁静、街道狭窄、几里方圆之外就是一望无际的田野荒草庄稼地炊烟牛羊泥坯村庄白杨林麦秸垛的大平原呵，哪怕仅仅是路过，仅仅几日停留，却在记忆里氤氲不去，想象不尽的情感之旅，文学之河，如今又在何方，又是一番怎样的模样？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谁还在樗树下伫望最后一剑晚霞？

想念你。大平原。我固执地只认记忆的真实，想象的真实；固执地走在“新”的平原视而不见，连过客也不是。经过的我不存在。因为心已另有重逢。重逢在文学的平原。那儿没有昔日，今天，未来。那儿每一阵激动都是情人久旱的节日。

文学不依附当下。文学就是文学。文学的时间不以年龄，也不以时代计算。界限不存在。地界，国界，人界，年界，激情的火燃到哪儿，哪儿就只有光芒。光芒只要够真够好，它就是唯一的。它只有光芒。没有线条，没有颗粒，没有任何形状，于是它永生。像《日瓦戈医生》就是帕斯捷尔纳克，二月就是他的泪水一样。*

然而这是一个平原的外来人扑朔的筐囊。

他的目光没有哭笑的平原风霜。

现在他停了下来。他必须正视盐碱地的上空那剪沾着泥土的雨燕，那只与荻花一起惊恐回头的青山羊。它们生存在这里，它们路过的是都市不是平原。它们是城市与平原、昔日与今日碰撞的真实声响。大平原，原来你真正古老的是心态而不是风景，是血脉而不是地名。生命在于碰撞。于是生于斯长于斯读于都市又归于斯的那些雨燕青山羊们的倾诉者，便有了不同

于旅人不同于卡夫卡、昆德拉的平原的眺望，平原的忧伤，平原的朴素，平原的焦灼，平原的自卑，平原的昂首，平原的车辙心辙骨骼血缘清白黧黑胼手胝足和不由自主的粘性、根性。《踏梦》也罢，《走近大海》也罢，《黑风景》也罢，《老黑》和《乡村夜》都只是背景，身不能远游，心亦不能长啸八方？罗伯特，你这被“廊桥”注释的牛仔，最后的永远的牛仔，何时路过平原，留下一片光芒？多么辽阔的平原呵，却容不下一声叹息，一行足迹，是平原太老，还是心锈住了？它又是怎么锈住的？导致开启的时间远远不如打磨、灰心、犹豫、胆怯、摆脱的光阴更久长。生命就这样耗费在条件的“具备”里了。大平原背叛了自己的辽阔。大平原在矛盾重重中等待雨燕青山羊们进化成骏马。历史无缰的骏马。游荡呵，狂烈呵！别拴上，别卧下。

这真实如今被诚挚地记录下来了。

一个平原之子做了他该做的事。

在他的条件里尽心尽力做着他能做的事。

宽厚的大平原在微笑。

苛刻的大平原在期望。

也许，走出平原多远，留给平原的就有多重；也许，扎根平原多深，理解平原就有多真；也许，对平原情义

多浓，爱平原就有多苦；也许，也许，平原的血脉多强壮，平原的负重就多艰难；也许……也许。

我说的，是心。

但我说不准。因为心是不同的。“命”亦是复杂的，因素的柴禾在人们还意识不到的时候，就在文学的那片光芒里向不同方向滋滋使劲了。

但既然已经是扑火的飞蛾，再壮烈一些也许是值得的。

理应如此。

是么？平原的登建。

再想想大平原吧。再想想。好好想想。

1997.4. 于山栈

* 帕斯捷尔纳克诗。大意是：二月。蘸好墨水就要哭！

目 录

· 黑蝴蝶 ·

序一：沉重的是铁质……………雷抒雁(1)
——读李登建的散文集《黑蝴蝶》

序二：大平原，你留下了什么… 刘烨园(5)

第 一 辑

走近大海…………… (3)

无声的搏斗…………… (9)

冬日的旷野…………… (15)

原野上的树家族…………… (19)

乡村夜…………… (24)

小 街…………… (28)

· 黑蝴蝶 ·

门前的风景·····	(34)
老 黑·····	(38)
黄围巾·····	(43)
夜投黄里村·····	(46)
野菜情结·····	(52)

第 二 辑

名 字·····	(59)
潮退远时·····	(65)
林间穿行·····	(73)
小灰屋·····	(78)

秋雨还在下·····	(84)
悲壮出征·····	(89)
那年秋天·····	(94)
逃往小街·····	(98)
面对大海 ·····	(102)
黑风景 ·····	(105)
罗伯特今夜来到小城 ——读《廊桥遗梦》 ·····	(111)

第 三 辑

黑蝴蝶 ·····	(119)
-----------	-------

高楼侧影	(126)
困 惑	(132)
踏 梦	(136)
车 站	(143)
无处可逃	(146)
阴 影	(151)
还是那句话	(156)
尴 尬	(160)
老磨爷	(164)
你想笑一笑	(168)
可怜的人	(171)

暗夜里一束明亮的回忆(180)

第 四 辑

母亲的眉头(187)

去看母亲(194)

父 亲(199)

岳 父(204)

远处，有一抹苍翠(209)

留在大地上的辙印

——缅怀冯中一老师(213)

祈求冷雨(219)

· 黑蝴蝶 ·

导航者	(223)
拒绝衰老	(231)
萧端祥	(238)
四幅牡丹图	(246)
三个文友	(252)
后 记	(259)